

本埠生活录

好味一碟装

◆ 石磊

之一，秋风薄薄一起，人的油腻心思便旺盛起来。清早上床睡醒，睁大眼睛，思念一枚滚锅里拎出来的脆嫩油胖的油条小姐。老城起居，有一个好，烧饼油条铺子，三步一间五步再一间。下楼，拐弯，对面就有。假日清晨，街上空旷静谧，行人寥寥。细雨里走过拐弯的街口，忽然一句嘹亮的小号，珠圆玉润喷薄而出，于梧桐落叶清秋雨中，真真叫人灵魂出窍思忖不已。呆呆立在街口，一句一句听完，久久才明白，清空之中的小号，是哪里窜出来的。

吹小号的，是街口停着待客的一辆出租车，中年老司机坐在驾驶座上，辉煌吹出来的。见他一曲吹毕，清清小号，再接再厉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又来一曲。我飞跑过去买油条，飞跑回来立在街边听，怀里抱着浑胖的油条小姐，生怕错过了如此的良辰美景。带着小号上街做生意，偏又不爱下车来吹，人家是自娱不

是卖艺。这辈子，第一次听见，在出租车内吹奏小号。中年老司机一件微末白衬衣，身材轻肥，面目端详不清，不知前生是哪间乐团的首席？此时此刻看起来，本埠老司机比 Chris Botti 俊俏多了。江山人才，谢天。

之二，晃去苏州吃东西。新聚丰吃一下，清炒虾仁樱桃肉，一清一浓，都不错。至于最好，自然还是饭后那盅鸡头米，此物正当清秋时令，鲜俊无比，天下似乎唯有苏州人最懂这个。跟饭伴解释半天，就是灾实啦。饭伴瞠目，灾实？灾实不是打成粉吃的吗？

东晃西晃，看见桂花糖炒栗子的小铺子，糖炒栗子无甚稀奇，桂花二字，芬芳妖娆，断然迷住了我。晃过去，立在铺子跟前，一粒一粒剥来吃，油栗好吃，板栗差一皮，跟卖栗子的苏州老伯一句一句闲聊，栗子都是本地东山的，而且都切了一刀来炒，问他炒一斤栗子放多少糖多

少桂花，就顾左右不肯告诉我，苏州老男人最会这种又软又精，棉花拳头一套一套的。友人看我那么旁若无人地吃，有点胆颤心惊，默默高举两张十元大钞在手里，怕人家老伯拍案生气把我扔出去。叫伊一起吃，反正没有旁的客人，人家一面孔正人君子，我们买回去吃好不好？白伊一眼，不好。糖炒栗子呢，就是立在铺子跟前，热腾腾刚出炉的，才可吃，拎回家，冷僵僵的，还有什么好吃的？友人叹气，你你你，你这个，是吃火锅。卖栗子的老伯一点没嫌弃我，一脸笑容看着我吃，吃完拍拍手，指着旁边堆成一山的栗子壳，问老伯，多少钱？人家很客气，半斤差不多了，给十块钱吧。出了苏州，糖炒栗子不知哪里还有桂花的？

再晃晃，太监弄口子上，看见一家卖菜的小铺子，门口放着一袋子新鲜的银杏白果，友人一边帮忙付钱一边问这个东西怎么吃，跟伊讲，煲鸡汤，滚白粥，炖雪蛤银耳，件件美好。然后忽然想起来，抬头问老板，你们苏州宁怎么吃？老板十分轻蔑地用眼角扫我一眼，铿锵答：炒虾仁。啧啧，完败给苏州宁。

总是想得太多

看云记

◆ 戴蓉

风横雨斜的秋日午后，在机舱内苦等两个小时。在走廊里瞥见众人的脸苍黄有倦色，手机都成了救命稻草。等飞机跃上云端，阳光透进舷窗，才忽觉换了世间。

夏末初秋在草原上，举头便是镶着银边的白云，仿佛诸神出游的座驾。今日身边的云彩却是另一番光景。成片的云海像浮冰，被阳光照亮的是冰山。再往前，云团的颜色略略暗了点，让我想起潭水里树木的倒影。远处的白云，看久了恍如浮世绘里富士山顶的积雪，或是浪尖的一抹白。等略带粉红的夕光照在云上，云朵又变成羽翼甘蓝，卷曲的中心是粉白的，四周的叶瓣则是蓝灰色。我常常觉得比喻是种拙劣的表达，然而对着瞬息万变的云，仿佛也没有什么更好的说法。

不知从何时起，我迷上了看云。原本飞机上阅读的习惯，如今只留待夜航。每次航班延误焦虑症发作，想到稍后可以几个小时什么都不做，光是倚在舷窗边看云，便会长长地舒一口气，原来我不过是在等云。影片《刺客

聂隐娘》的拍摄手记《行云纪》里写道：“深秋风起，奈良地形微隆，更是风烈，我们看着漆黑洁净的柏油路边草木摇曳如焰火，云堡飞掠过格外透蓝的日本天空，想到野上的著作《等云到》。”野上是黑泽明的副导演，两人合作拍摄了《罗生门》等二十部片子。《等云到》记录的是野上与黑泽明拍片的点滴。“拍电影的大部分时间总是在等云到，或等阳光，等风起，等雾岚。”《行云纪》里如此记载。

与一个文艺中年聊天，他绝口不提艺术，只是感叹说唯有美食和爱情，可以对人世的辛苦稍作补偿。其实美食和爱情美则美矣，却是损耗心力的事，需要倾注极大的热情且容易覆足，还是云舒云卷教人放下诸般挂碍，百看不厌。我读过关于僧侣的诗，“老僧半间云半间”一句最迷人。那样的空旷舒展，光是想想都让人心里舒坦。



亚特兰大的阴雨和米切尔的故居

西南的琐事尘语

◆ 洁尘

一想起亚特兰大这个城市，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火热，原因是少年时代看过的电影《乱世佳人》，白瑞德带着郝思嘉驾着马车冲入陷入火海的亚特兰大。待我真的到了亚特兰大，却冷得够呛。4月底的天气，气温犹如成都的冬天，而且冻雨绵绵。

对于亚特兰大这个城市的感受，我全部来自于阅读，而且几乎全部来自于《飘》。

如果探究一下米切尔的生平，就会发现她其实是一个比较彻底的自传性质的作家，她把自身叛逆、暴躁、爽朗、妩媚的气质加以丰富，成就了郝思嘉这个人物。在一战中战死的初恋情人亨利少尉，显然是卫希礼的雏形，而她的前夫雨普肖狂放不羁，白瑞德的“坏”之魅力由此而来。而对她的写作出版《飘》有着极大帮助的第二任丈夫约翰·马什，米切尔很可能将其服务精神和献身精神分派给了她的角色们，特别是媚兰这个人物，同时也给了白瑞德，这个男人外表散漫内里深情，从一开头读者对他的迷感到故事的最后让

人深感同情，米切尔给白瑞德安放了一根敢于担当的脊梁骨。而作为原型的前夫厄普肖，据说让米切尔十分痛苦并切齿痛恨。

米切尔1900年生于亚特兰大，从小就喜欢听外祖母给她讲述南北战争的故事。1864年冬天，亚特兰大被北方军队攻陷，整座城市陷入一片火海之中，这个场景是其外祖母亲历的，更是给她描绘得十分详尽。而她从小生活的非茨塔拉德庄园，她父母的经历，她周围那些已经年老的同盟老兵们……这一切都充分酝酿了《飘》的内容。

在亚特兰大那天早上，醒了后在网上查了一下，发现玛格丽特·米切尔故居就在旅店旁边不远。看到同行友人留言问，明天要去《飘》作家的故居哇？远不远？我知道友人想着赶路呢。其实，网上关于米切尔故居的图片多的是，我也不是非要进去看，那就可以到门口一游。说到底，米切尔和《飘》对我也不是特别重要，在我年轻时，我也没有为其痴狂过，何况现在。看

过原著《飘》，看过两次电影《乱世佳人》，曾经非常喜欢费雯丽，仔细想想，对于郝思嘉这个人物的喜爱，其实根本在于对费雯丽的喜爱。她是一个献身型的演员。有时候，一个银幕形象会完全覆盖原著人物，而原著人物又会完全覆盖创造出这个人物的作家本人。郝思嘉就是这样。对于米切尔这个作家来说，难说是幸还是不幸。

钢笔画世界



华沙集市广场

杨秉辉 画 \ 文

波兰华沙的集市广场，四周皆商铺，广场中几乎放满了四周饮食店的餐桌，其中心部位有一座美人鱼雕像，与人们熟知的丹麦哥本哈根海边坐在岩石上的少女美人鱼不同，华沙的美人鱼是一手仗剑、一手持盾的美女战神。据说是维斯瓦河中有水怪危害，人鱼力战之，遂于1855年立像以纪念，久之成华沙城的标志。不过后来大约觉得城市之标志陷于市井之中，似乎不敬，便再雕同样一座置于维斯瓦河畔，连坐基高2.5米，作为华沙城标。

让思想拐个弯

斤两，渐渐远去

◆ 顾土

讲斤论两，是我们曾经拥有的鲜明记忆，因为无论你要什么，都不能不说斤两。

好像如今的房屋中介店一样，粮店曾经遍布大街小巷。进了粮店就要拿粮本，粮本上面记载着每家每口的定量，定量以斤两计算。28斤半，是我周围很多人的定量，那个半就是5两。有了粮本还需要粮票，粮票分米票、面票、粗粮票，上面也是斤两。“10斤大米、30斤棒子面！”称过之后，我们会用自己带去的粮袋装好，扎上，捆在自行车的后架上，小心翼翼地推回家。

在饭馆吃饭，也需要说斤两，“来4两米饭！”“要半斤馒头！”一来人家饭馆卖主食是按照斤两计算的；二来我们口袋里的粮票又有限，所以也要盘算一下够买几斤几两，平日能吃几斤几两。去商店买东西，都是说斤两，盐、糖、油、醋、酱油、粉丝、豆腐、芝麻酱、水果糖也不例外。买东西按斤两，还因为家家有个购货本，里面规定的每月每家供应的货品都是讲究斤两：半斤油、一斤豆腐、三两粉丝。到了春节，斤两就更细了，购货本会注明：节日供应的一人半斤花生、三两瓜子，一家二两香油、二两花椒、三两大料、两斤黄花鱼“已供”，每项下面还重重地画个勾。

后来有一段时间，虽然粮票还在，但逐渐形同虚设，坚守最严格的要数国营饭馆了，不给粮票就不

卖你米饭馒头。有一次我路过北京宣武门，忽然路旁饭馆里冲出一位老熟人，他高喊：谢天谢地，终于遇见你了。我请朋友吃饭，吃过后没想到这家饭馆非要粮票不可，我正发愁呢！赶紧借我一斤粮票，过几天还你！我马上回答，不用还了，现在谁还缺粮票啊？

斤两的习惯久了，有时也难以改变。记得大学毕业那年，几位同学一起去北京莫斯科餐厅吃西餐。服务员问要多多少面包，我们这些壮小伙儿平时吃饭都是半斤的量，就说一人半斤。没想到，面包端上来，一人竟是一摞，与我们的脑壳对齐。看着我们埋首在面包堆里吃牛排，旁边的外国客人直发笑。

现在，如果我下饭馆，说来2两米饭，人家会以为我老朽了，所有的东西都论盘、论碗、论份；想找论斤购买的粮店，早已不见踪影，超市香皂里的米面，也是以袋为主，而且小小的一袋居多。去买东西，零打散装的酱油、醋、粉丝、香油、芝麻酱恐怕成了遥远的过去，买豆腐论块，买肉也论块，你偏要让人家切出整一斤，人家会以为你是无事生非。买菜尽管还可以论斤，不过，多出很多，锱铢必较的也不多。

斤两的远去，大概还与柜台的消失有关。柜台后面的售货员站在那里原本是为了约东西的，现在柜台没了，可约的东西日益减少，你就是想计算斤两，找谁啊！

风月总无边

江南 style

◆ 何菲

好友系沪上美业大佬，她送我韩国小众品牌气垫霜，据说在熬夜情况下也会显得气色华丽。我将信将疑。搁了两个多月，拆开神器，随意涂抹果然一试惊艳，瞬间化有形于无形，没有画皮感。韩妆长于修饰日常，拒绝猖狂色彩，将极致人工雕琢成极致自然化。我曾得赠一款优秀的韩版猪油膏，贴妆控油效果远胜贝玲妃。后来才知，在冬季寒冷的古朝鲜，人们已有将猪油当面霜的习惯。据韩国史料记载，在新罗时代，世界化妆品发展史上出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发明：铅粉，发明者是新罗僧侣。朝鲜时代的正妻与妾室妆容也迥异。妾室妆感较浓，最大程度体现娇艳性感的女性特质以取悦男主。而正妻则以朴素淡妆展现持家人的范儿。

思密达没有大山大水，美业却是大开大合。据说继汽车、智能手机

之后，化妆品已成韩国又一大国家支柱产业，文化输出的辐射力对其发展助力良多，也推动了韩国成为了亚洲时尚的策源地之一。在韩国，几乎没有不化妆就出门的女性，包括厕所保洁员，如果来不及化妆，也会用大口罩把脸遮住。韩国美业界不仅拥有生物科技研发优势，其化妆品立法和标准亦十分严格。赵先生是生物化学专业大学教授，其研发的面膜结合韩方与汉方精粹，用料考究，小幅产业化，我亦是享用者之一。

多数韩国女性不囿于先天资质，奋发图强，逛整容医院犹如进趟美容院。首尔富人区江南的小巷中，二楼门面多为大大小小的整容诊所，价格不菲。这也是江南 style 的一种吧。我有个朋友曾造访过十几次，她也由原先的清丽佳人逐步变脸。我们大约一年见一两次，每次见

面我都不太敢确认面前的那人是她。在韩国，父母送给女儿最流行的大学毕业礼物是一张整容卡，女孩儿们的第一刀基本是割双眼皮，这是最小的手术。

其实原始社会就有化妆，目的是掩护自己、狩猎猎物 and 某种原始崇拜。千百年来化妆术的演变也反映了各时代的审美特征。除了装点门面，化妆还有显著的心理暗示和疗愈功能，完成对己实现和对他人魅力，很考量分寸感和情商。如有条件，还有一种顶级彩妆：恋爱。一个人身上是否发生爱情是很容易辨认的，荷尔蒙实在是重要的原动力，它如露如电，许多不可思议的际遇和灵感都与它有关。有时我在想，一个迷恋于各种自拍和修图软件的女人，缺的绝非是化妆品。真的，春的本质是播种，爱的本质是荷尔蒙。

诗歌口香糖

无题(443)

◆ 严力

- 怀念当年的癖子
就必须超越空调对
扇子的歧视
- 每人每天限定 24 小时
差别就在于今天多睡几个小时
还是明、后天少睡几个钟头
- 人后悔时都为时已晚
唯有历史一旦后悔了
可以重新来一次
- 他们两个太般配了
像食材与火候融成了一体